

微小说

阳光很足,亮亮地洒在广场上,一跳一跳的。

孙子的笑声也是一跳一跳的,小脚丫也是一跳一跳的,同时发出兴奋的叫声:“爷爷,我踩到你的影子啦。”

爷爷的身手还是挺灵巧的,扭着身子,躲开孙子的脚。

可是5岁的小男孩,身子轻巧地跳着,很难躲开,几乎每一次伸出脚,都能踩在爷爷的影子,也踩出一连串的笑声。

这一轮的踩影子游戏,孙子赢了。接下来,该爷爷踩孙子的影子了。

两个人相距1米,面对面站着。孙子笑嘻嘻地喊了声:“开始!”

孙子的话音一落,爷爷便伸出脚,去踩孙子的影子。可是那小小的影子好像被孙子拎在手里,一闪一闪地悠来荡去,总是在爷爷的脚下溜走。即使爷爷跳起来,也是踩不到。在爷爷看来,那影子溜走时并不慌乱,相反还相当有节奏,可他就是踩不到。

爷爷便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爷爷停下来,感到真的有一种恍惚感。爷爷便不再追赶孙子踩影子,而是站着,体会那种恍惚感。

在恍惚中,爷爷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也是灵巧地躲闪着身子,任爷爷怎么用长腿,就是踩不到那个漂亮的影子。

爷爷便发挥自己弹跳好,爆发力强的特点,看准那个人的脚,将身体飞起来,准确地落在那个苗条的影子。

“哈哈,我踩到啦!”爷爷兴奋地笑起来。那个人也笑起来,说:“你赢啦。”

两个人的笑声把女儿河边的红蚂蚁、绿蚂蚱惊得到处乱跳,连飞鸟也鸣叫着迅速掠过河面,消隐在河对岸的树林里。

那个人是奶奶。那时候,爷爷是个帅小伙儿,奶奶是个漂亮姑娘。他们是同班同学,正读中学。

那时候,很多小青年都喜欢玩踩影子游戏。爷爷站着,在恍惚中想着奶奶。

爷爷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奶奶了。奶奶已经不在很久很久了。

见爷爷站着发愣,孙子问:“爷爷,你在想啥?”

孙子走到爷爷面前,歪着脖子,看着爷爷。

爷爷笑笑,摸了摸孙子的头,说:“爷爷想起了奶奶。”

这时,儿媳和一个爷爷不认识的女人正将阳光拨开一道口子,并肩走过来。爷爷使勁眨眨眼,看着她们走到面前。

儿媳说:“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阿姨。”

儿媳跟爷爷多次说过这个徐阿姨,所以当徐阿姨站在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意外。

爷爷看到这个徐阿姨一点儿也不老,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很生动。

他们握了握手,互相打了个招呼。

儿媳说:“爸,我带孩子先回家了,你跟徐阿姨在广场走走。今天的阳光多好,亮堂堂的。”

说完,儿媳便领着孙子离开了。显然,徐阿姨知道儿媳领她来是什么意思,脸上呈现出一丝难为情的样子。那样子很淡,却被阳光给夸大了。爷爷看得很清楚。

“你也在省城带孙子?”爷爷问。

“是呀。咱俩一样。”徐阿姨答。

“那,你一个人几年了?”

“3年了。你呢?”

踩影子

闫耀明

老屋记忆

王新立

房子东面,一棵桃树与一棵杏树并肩而立,春日里,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宣告着季节的更迭。

1992年的冬天,那日凌晨,天空还挂着稀疏的星辰,我背起行囊,踏上了从军的路。那一刻,母亲的手紧紧与我相扣,那份不舍,无须言语,已足够沉重。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泪水就会决堤。随着车门轰然关闭,我挥挥手,转身之际,泪水已模糊了视线。

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已是两年后,我悄悄走近那扇久速的大门,我看见母亲正在拾掇柴火。当时通信远不如今时这般便捷,家中并未知晓我归来的讯息。母亲那熟悉而又略显佝偻的背影,瞬间刺痛了我的双眸。母亲满头的白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我轻声呼唤:“妈。”她猛地回头,那一刻的惊讶与喜悦,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只有心跳的声音在回响。再一次呼唤,母亲已飞一般奔向我,紧紧握住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泪

光在眼眶里打转,“儿啊,你回来了。”北风吹过,却吹不散这份重逢的感动,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迷人。

今年春节过后,我踏上归途,站在那扇熟悉的大门前,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关于家的记忆,如同溪水边的桃花瓣,轻轻飘落,又悠悠扬起,每一瓣都承载着深深的思念。

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眼前是满园的荒草,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父母在时,这里热闹温馨;父母离去后,这里便成了记忆的空巢。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棂,老炕旁、老箱子,一切依旧,却又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每一件旧物,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它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人再次聆听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

父母在,家就在。家,这个字眼,在这里,超越了物理的存在,它是心灵的归宿,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的牵挂。老房子、小溪、桃树与杏树,还有那份永恒的爱,共同编织成一幅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画面,在我心中,永远鲜活,永远温暖。

雷锋二维码

(组诗)

张笃德

扫一扫雷锋二维码

就是扫一扫春风,传承薪火

就是扫一扫笑颜,调染大地

就是扫一扫歌声,扫一扫自己

还有多少能量,多少爱

去满足街区、小巷里的需求

阳光的伞是否成为幸福的胞衣

为老弱病残遮风挡雨

用QQ扫你,用抖音扫你,用爱心扫你

扫一扫道路,清理病毒和阴霾

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

扫一扫时间,有没有卡顿

忠诚和信心,足以可以解决面对的难题

扫一扫精神和价值

纸奖状,擦汗的毛巾,补了又补的袜子

扫一扫品德和修为

冻疮膏,骨折,一本本日记

扫一扫螺丝钉,看有没有生锈

扫一扫钉子的钻劲和挤劲

扫一扫纪念碑和塑像

雷锋做过的事,朴素里含金

扫一扫3月5日,大地回春

白花深情,红花吐血

扫一扫雷锋之路

成千上万个雷锋正与新时代同行

雷锋时间

雷锋纪念馆大屏幕上的表

咔嚓咔嚓,分针和秒针你追我赶

“雷锋时间”的能量和效率

节拍急促而又欢欣

早5点,雷锋号班车从晨曦驶出

8点,学生们唱着校歌走进校门

9点,雷锋讲解员登上社区讲堂

10点,困难户收到志愿者一笔救助金

时针分针一圈又一圈运转,较着劲

12点,营养配餐摆在孤寡老人面前

14点,外卖小哥刚完成一份订单

17点,环卫工人又开始打扫积尘

时间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清晰

19点,检修工人智能控制设备

23点,科技室的灯光穿透暗夜

陡然的笑声里,白衣天使手上托起新生儿

雷锋时间是有温度的,可以孵化春天

雷锋时间是广阔的,连接大海和天空

雷锋时间属于志愿者和有爱心的人

雷锋时间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抹祥云

和雷雷、锋锋对话

走进雷锋纪念馆,迎接我的是

机器人雷雷和锋锋

你好!雷雷、锋锋

我来寻找精神的“补丁”

雷雷说:跟我们一起做雷锋志愿者

学习雷锋的思想,传承雷锋的精神

锋锋说:雷锋座右铭就是我们的灵魂芯片

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我活了60岁,常常迷失,没有归宿感

雷锋思想丰盛、精神高贵永远22岁

谢谢雷雷、锋锋,你俩的眼睛清澈

像人心深处的一口井

雷锋的尺子和镜子为我指明了人生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心火

叶雪松

封面、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吸引了我的目光。从书中的人物小传上我知道,这部书的作者是路遥,电影《人生》的作者。翻看了几页之后,我就被质朴的文字深深吸引,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小说中精明强干、不甘屈从于命运安排、性格坚韧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善良淳朴的父亲孙玉厚,和少安、少平深深相爱的纯洁美丽的润叶、光彩照人的田晓霞……一个个鲜活地出现在了眼前。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父母亲,看到了乡亲们。

这部书是我22岁的人生里最激动人心的长卷,给我枯燥乏味的青年时代带来了许多欢乐,它曾伴着我老家的乡下熬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

我的心头倏然闪亮起了一团灿烂的光焰,那就是也想做路遥那样的人,像路遥一样成为一名书写自己和乡村的作家。

我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之所以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已经发表了一些稚嫩的作品。起初是市县一级的刊物,散文、诗歌、小小说什么都写,后来有稿子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出来了,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到大队部查找报纸,创作、抄写、寄稿子,更多的是漫长而又煎熬的等待。

对我来说,这些纯粹是出于爱好,并没想过写作来改变什么。自从读了《平凡的世界》,我自己枯燥无味的生

活做了一个定位。

从那时候起,读书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到地里头锄草,也忘不了揣上一本书来读。晚上,别的人出去看电影谈恋爱,我就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写作。

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不能光想着写作忘记了生活。

1995年早春三月,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为了写作,我忙里偷闲,有时干脆就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来写。打工的三年多,我写了五六十万字,稿纸几尺厚,其中有一部农村题材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些文字我没有往外投寄,在我看来,稿子还显稚嫩,权当练笔了。

1996年金秋,我在山东即墨大官庄的一个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路遥的中短篇小说集,才知道这位心中仰慕已久的作家已经去世了,难过了好一阵子。

打工枯燥的间隙,我被小说集中《早晨从中午开始》《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风雪腊梅》感动着,使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了下来。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到现在,走过漫长的30多个年头,我发表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六七百万字,出版了十五六本书,也算得上是一个作家了。能够坚守一份孤独和清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我是那么热爱它,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灵魂和身体。我觉得我就是路遥笔下的少安、少平。

大多数人不是少安、少平吗?文学滋养的我是幸福的。

凤城泡泉记

王陶然

立春后的辽东半岛,风里仍卷着碎银般的冰碴儿。自丹东驱车北行,天空愈见澄澈,蓝得近乎透明,像被冰刀刮去所有云絮。车过五龙背镇,柏油路渐次爬上冻土坡,行至凤城,见山间间有白雾蒸腾,恍若王维笔下“隔篱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的意境,只是这雪原是地心涌出的热泉,在零下十三摄氏度的寒气中蜿蜒成河。

温泉乡到了。简单地收拾妥当后,便急急地奔向烟雾缭绕的室外温泉池子。褪了棉袍踩进池子,冰火两重天的滋味直冲天灵盖。脖颈以上是刀子风,锁骨以下却泡在绵软的热浆里,仿佛有人往冰镇烈酒中投了块烧红的铁。空气里有淡淡的硫磺味,像是谁把煮鸡蛋剥了壳扔在风里。池底铺着浑圆的鹅卵石,脚底板刚触到烫人的石面,远处林梢忽地甩来一记响鞭似的风声,惊得人又缩回水中。

水雾漫过青砖矮墙,把对面老松的枝丫洒润成毛边剪纸。枝梢冰溜子簌簌落进池中,未及沉底便化掉了,在碧水里留下转瞬即逝的纹路。远处结冰的枝条在风中铮铮作响,近处温泉水汩汩如瑶琴,冷热二重奏里,竟生出白居易“冰泉冷涩弦凝绝”的错位美感。

池畔青石还覆着薄冰,与水面接触处凝结出玲珑的冰凌花。伸手触碰,指尖的热度竟让冰晶瞬间绽放,宛如杜工部笔下“嫩蕊商量细细开”的早梅。这冷热交融的奇迹,使毛孔间的亿万细胞战栗欢歌。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温泉池里体验着。日头西斜时,汤池成了调色盘。水面浮着橘红的晚照,底下沉着黛青的山影,人泡其间,连手背上的皱纹都染了金边。临池边的粗陶碗里,有姜丝红枣枸杞茶,喝上一口,滚烫的甜辣顺着喉管滑下,激得后颈冒出细汗,与温泉水汽融在一起。

暮色四合时,池面浮起半透明的雾帐。霜月爬上东山头,竟被水汽晕成毛月亮。此刻方知古人所言温泉水滑不虚,肩背贴着池壁青苔缓缓游移,确如孩童溜着冰面般轻快。再将脖颈缓缓沉入水中,仰面望去,蒸汽在睫毛上凝成霜花,透过这冰晶帘幕,看见靛蓝天幕正被北风擦洗得发亮。忽然忆起柳河东“孤舟蓑笠翁”的寒江独钓,此刻亦亦是天地间的独钓者——只不过钓竿换作身躯,钓线是袅袅升腾的热雾,钓起满池揉碎的星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北国冬夜,清风是带刃的,明月是凝霜的,此刻却都融化在热泉的怀中。

出浴时棉袍往身上一裹,像似披了件冰糖甲冑。回望泉眼处,白烟仍不知倦地涌向星空,恍若大地在寒冬里呵出的仙气。山道上北风依旧呜咽,毛孔里却像揣着团不熄的火,将归途烘得步步生温。

邂逅橘子海

刘梦泽

腊月里的北风在耳畔呼啸时,我正在营口鲅鱼圈的团山海洋公园里。顺着栈道来到堤岸上,青灰色的海面冻得发脆,浪花刚涌到沙滩就凝成了冰晶。钢筋水泥的码头伸向海天交界处,塔吊的剪影像被冻僵的巨人。

我脚下的冰层正泛着奇异的橘色,抬头望去——整片渤海湾正浸泡在蜜橘色的光晕里。西沉的太阳像颗熟透的橘子,把云絮染成深浅不一的橘红。这暖色淌过结冰的海面,在浪尖碎成千万片金箔。

穿着厚羽绒服的摄影迷支起三脚架,镜头对准远处漂浮的渔船。那些灰灰的船此刻披着金箔,桅杆的影子斜映进冰面,仿佛一幅凝固的铜版画。

“往年这时候早封海了。”有人呵着白气说,冻红的手指仍稳稳按着快门,“今年暖得反常,倒让我们逮着奇景。”他给我看取景器里的画面:冰凌与霞光交织的滩涂上,几只灰鹤正在啄食冻在冰里的贝类,橘色的光给它们镀上金边。

暮色渐浓时,天际线泛起葡萄酒般的紫红。结冰的沙滩开始咯吱作响,退潮时分,海水从冰壳下悄悄渗出,带着橘色光斑重新漫上堤岸。两个穿白羽绒服的年轻人蹲在冰面上,女孩把围巾铺开当反光板,男孩用手机捕捉她发梢跳动的霞光。

最浓烈的橘色出现在太阳沉入海平面的刹那。冰面突然活了,细碎的裂缝里涌出液态的火焰,整片海湾变成晃动的橘子果冻。

路灯次第亮起时,天空开始飘落细雪。橘色的海渐渐冷却成深蓝,但冰层深处仍封存着霞光的余温。我突然想起冰箱里冻着的橘子,表皮结着霜花,剥开却是饱满多汁的果肉——就像此刻的渤海湾,在严寒的冰壳下,依然涌动着让人眼眶发热的暖意。

回望时,最后一线橘光正从海平线上抽离。结冰的沙滩重新泛起青白,但那些被晚霞抹过的渔船,既不像威海刘公岛的精致画片,也不似厦门鼓浪屿的温柔缱绻,它们裹着辽东湾的冰碴与铁锈,在我心底窖藏成琥珀色的冬天。

本版邮箱

lnrbffk2023@163.com